

论戴高乐的战时对美政策

严 双 伍

1944年8月,在万众欢腾声中,戴高乐凯旋巴黎。法兰西这个具有光荣历史传统的伟大民族,在经历了一场痛苦的浩劫之后,终于获得了复兴和再生。确实,戴高乐使法国重新站了起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戴高乐为使法国获致统一和复兴,他面临着三大障碍: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国内的投降主义势力以及来自盟国内部特别是美国的干预和制肘。事实的不幸恰恰在于:美国统治者为确保对战后法国的控制所设置的种种阻力,是戴高乐所经历的最大困难。

那么,戴高乐是怎样冲破美国的重重阻挠而实现法兰西的统一和复兴的呢?



1941年夏秋之际,在自由法国的草创任务基本完成后,戴高乐决定今后要“在外交上打开一条出路,在盟国中取得它(自由法国)应有的位置,以一个交战国和主权国的姿态出现。”^①此时,随着美国逐步介入战争事务,戴高乐感到“同美国建立关系的时机已经到来。”为了增强自由法国在美国的影响并获得其援助和支持,促进美国抛弃亲维希的政策,也为了摆脱当时对英国的过分依赖,1941年5月,戴高乐命令他的外交谈判能手勒内·普利文尽速前往美国。他交给普利文六项任务:与美国国务院建立经常的直接的联系;建立自由法国和美国之间的经济和财政关系;购买作战物资;组织那里的自由法国委员会;建立情报和宣传机构;争取同情自由法国的美国知名的非官方人士的援助^②。戴高乐同时还指示普利文,要他主动提出法属非洲和太平洋的一些属地可为美国建立空军基地提供方便。这对美国具有很大的诱惑力:美国将来要在欧洲采取军事行动,就非常需要这些基地和跳板;在远东面对日本威胁的日益增长,自由法国所属太平洋岛屿对美国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普利文于6月初身系这一重大使命前往华盛顿。经过多方周折,并且是靠着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的穿针引线,他才颇为艰难地同美国官方进行了十分有限的接触。通过多次交涉,美国终于首肯同自由法国建立某些联系并提供若干援助^③。8月,美国向乍得派遣了以陆军部坎宁安上校为团长的军事代表团。9月,美国国务院同意自由法国组织一个“没有固定外交身份的代表团”作为“中限媒介,以处理一切有关自由法国整体利益和法国殖民地特殊利益的问题。”11月11日,罗斯福命令将《租借法案》的受惠范围扩大到自由法国。

正当自由法国同美国官方的联系开始建立之时,1941年12月却偏偏发生了圣皮埃尔——密克隆岛事件。自由法国海军将这两个长期属于法国的小岛从维希统治下解放出来,这本是一项有益于盟国的军事行动,但却使美国统治者恼怒不已。他们认为这不仅危及到美国的对维希政策,而且也是对美国在美洲霸权的挑战。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强烈谴责自由法国的同

时，坚持要求恢复两岛的原状。华盛顿的反应如此强烈，完全出乎戴高乐的预料之外。为了尽快“翻过这一页”，结束这种难堪局面，戴高乐紧急致电正在魁北克与罗斯福举行会谈的丘吉尔，吁请他出面予以干预。同时，他还亲自写信给赫尔进行解释和劝慰。在美国的自由法国代表团，也全力以赴，请求各界友好人士从中斡旋。但这一切，都改变不了美国的立场^④。圣皮埃尔——密克隆岛事件是自由法国和美国之间的第一次公开冲突，它在战时双方关系中投下了巨大的阴影。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戴高乐感到，美国现在同自由法国一样面临着共同的敌人——德意日法西斯，他在太平洋的属地势必会成为促进双方合作的纽带。法兰西民族委员会早已作出决定：只要法国的主权和在当地的权力得到尊重，将完全满足美国对法属太平洋岛屿的一切要求。确实，太平洋地区紧急而险恶的军事形势，使美国无法顾及刚刚发生的龃龉。1942年1月15日，美国国务院交给自由法国一份备忘录，申明美国将在完全尊重法国主权的条件下使用其在太平洋的属地。1月19日，赫尔首次接见了自由法国驻美国代表团团长阿·蒂克西尔，向他介绍了美国的对法政策并彼此交换了意见^⑤。2月，美国同意自由法国驻美代表团附设专门的军事使团。3月，法兰西民族委员会被邀请派代表出席设在伦敦的“太平洋战争委员会”，同美国、英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代表一起交换情报和建议。

1942年上半年，随着自由法国运动的长足发展和美国对维希政策的连连失败，迫使美国统治者不得不开始正视自由法国。在戴高乐的不断努力和英国政府的推动下，美国国务院于7月9日发布公告：宣称“美国政府承认戴高乐将军的贡献和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为维护法国的传统精神和制度所作出的努力”，决定给予“一切军事援助和可能的支持，因为该委员会是抗击轴心国家的法国抵抗运动的总的象征。”戴高乐对这一公告十分满意，尽管它隐约暗示了美国对戴高乐的个人猜疑。公告在戴高乐心中点燃了改善法美关系的希望的火焰，他期盼不久美国能够把这一认可进而转变为全面承认自由法国为法国的合法政府。此时，戴高乐充满信心，因为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似乎已经在即。他相信法美双方的军事合作必将使彼此关系获致发展。他在同马歇尔、阿诺德、艾森豪威尔等美国官员的会谈中，力主盟军在英国开辟第二战场，反复陈述法国国内外将为登陆可能提供的种种配合和援助，并详细提出了实现自由法国与盟国密切合作的一系列具体条件。但是，戴高乐的希望再次落空了。

1942年7月下旬，美国在确定当年秋天登陆法属北非作战的同时，业已选中亨利·吉罗作为自己在该地区的合作伙伴^⑥。对这一计划，戴高乐当然无从知晓。但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对待自由法国的态度正在从7月9日公告的立场上后退。为了扭转这一局面，10月下旬，戴高乐派特使安德烈·菲利浦前往华盛顿，并带去他写给罗斯福的亲笔信。在这封长信中，戴高乐追述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法国因国内外种种因素所导致的国势衰微和所受的挫折，力陈使法国重新投入战争和恢复法国地位的必要。他驳斥了种种对他个人的攻击之词，恳切呼吁罗斯福“全面地直接地审查一下美国和战斗法国之间的关系。”^⑦信是送到了，但却石沉大海。

尽管美英严格封锁了一切消息，但戴高乐却敏锐地判断出：盟军即将在北非采取重大行动，而他本人和战斗法国却被完全排斥在外。他在气愤、失望的同时，预感到一场更激烈的风暴即将来临。至此，戴高乐战时对美政策第一阶段结束。在这一阶段中，他虽然未能完全赢得所期待的结果，但他取得了两方面的收获。第一，同美国建立了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军事、经济联系；第二，初步感受和警觉到美国对法国所抱的政治、军事野心。后一点对戴高乐以后的对美政策影响很大。



从北非登陆到1943年8月美国有限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是戴高乐战时
对美政策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戴高乐同美国统治者的矛盾日趋尖锐，并
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凭着勇敢、智慧和毅力，戴高乐坚决顶住了美国以及英国施
加的巨大压力，击败了美国精心策划和扶植起来的代理人吉罗，彻底粉碎了美国企图控制、
垄断法国事务以及颠覆法国抵抗力量的种种阴谋，从而统一了法国国内外的抗敌力量，并建
立了中央政权的雏形。

11月8日，盟军开始登陆北非，戴高乐警惕而密切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北非法军激烈
抵抗所造成的法美英官兵重大伤亡使他痛心不已。当晚，他通过伦敦电台呼吁北非的法国官
兵“起来帮助盟国”，“毫无保留地同他们团结在一起”。9日，他召见美国驻战斗法国代表斯
塔克，提出派遣一个使团前往阿尔及尔，并要求美国政府提供必要的方便。次日，他又写信
给丘吉尔，请他同罗斯福接洽一下，以促其代表团成行。11日，戴高乐在伦敦艾伯特大厦发
表演讲，宣称“法兰西只有一个国家、一块领土、一部法律”，只有战斗法国才是全国抵抗运
动的领导组织，号召一切抵抗力量“结合在一起”，“为一个祖国进行唯一的战斗！”

由于达尔朗在北非的意外出现，面对法军的顽强抵抗，从军事考虑，艾森豪威尔决定同
达尔朗打交道。10日，达尔朗下令北非法军停止抵抗。12日，双方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国
承认达尔朗获得政权，现存当局在法属北非继续留任。22日，又达成正式的“克拉克——达
尔朗协议”，明确规定了盟军司令官的权力和达尔朗以及北非政权的地位⑥。

当戴高乐获知这一消息后，极为震惊。他万万没有想到，罗斯福竟然置民主和法律的原
则于不顾，而长期以来，美国正是以这两条为理由拒绝他的苦苦追求。戴高乐顿感问题的严
重。16日，他拜会了丘吉尔和艾登，痛陈盟国的行动，使自己同这场战争的正义性背道而
驰。同天，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发布公告，正式声明：“对于北非与维希政权代表正在进行的
谈判，既不参加，也不承担责任。”戴高乐的有力论点，国内国外公众和舆论普遍而强烈的责
难怒潮，以及丘吉尔的不断劝告，迫使罗斯福在17日发表一项声明：“美国同达尔朗的协议只
是在战事紧迫的情况下才可运用的权宜之计。”

12月24日达尔朗遇刺身亡，美国旋即“任命”吉罗为其继承人⑦。虽然局面有所缓和，但
人们对美国政府的批评依然存在。戴高乐和战斗法国不仅强烈谴责华盛顿的政策，而且越来
越强有力地要求承认自己为法国唯一的合法代表，而这一要求，又得到英国和公众舆论的广
泛支持和同情。面对这一局面，在1943年1月召开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罗斯福同意在把法
国政权留得将来解决的前提下，撮合吉罗和戴高乐之间的“联合”，以使美国摆脱困境。

戴高乐在接到丘吉尔的邀请电报，并经过最初的抵制和有意的拖延之后，于1月22日飞
抵卡萨布兰卡。丘吉尔首先向戴高乐介绍了美英的“撮合”计划：由戴高乐和吉罗两人共同担
任一个“管理法兰西帝国和协助盟国作战”的委员会的主席，两人权力平等，但吉罗掌握最高
军事指挥权。戴高乐当即驳斥这个计划侵犯了法国的主权，指出盟国没有任何资格来决定法
兰西帝国的权力问题，他对此决难接受。晚上，罗斯福会见戴高乐，这是这两位“敌对的盟
友”的第一次见面。罗斯福意在使戴高乐理解并接受美国政府的对法态度。他转弯抹角地介
绍了美英确定的方案，并暗示这一方案是要照办的。这当然遭到了戴高乐的拒绝。在次日举行
的双方第二次会谈中，罗斯福用颇有份量的言词要求戴高乐和吉罗作些妥协，戴高乐最后同
意的只是作出一个和解姿态——同吉罗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并握手拍照。

在卡萨布兰卡的两天里，戴高乐顶住了美英施加的巨大压力，采取了毫不退让的态度。
美国对法政策的具体执行人罗伯特·墨菲不得不承认：“这位在战前甚至从未参与过全国政治

活动的职业军人，现在出现在国际强权政治的灿烂舞台上，居然从两个最伟大的英语国家的政治家手中夺走了许多光彩。”^⑩卡萨布兰卡会晤，是戴高乐同罗斯福的首次面对面交锋，它使美国最高统治者直接领略了戴高乐为捍卫法兰西利益所具有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盟军登陆北非后，戴高乐在密切注视外交事务的同时，亦积极致力于统一法国国内外的抵抗力量。他正确地意识到：要防止法国在战后由“受敌人的奴役变成盟国的附庸”，唯一的道路就是使法国成为一个在统一政权领导下的交战国。达尔朗遇刺的第二天，戴高乐就致电吉罗，建议尽快举行会谈，以“组织一个全国性政权”。由于美国从中作梗，戴高乐先后四次提议都未成功。卡萨布兰卡会议以后，尽管美国千方百计地扶植吉罗，但政治上是一窍不通的吉罗，越来越无法控制北非的局势，人们开始纷纷倒向战斗法国。甚至连美国派去帮助吉罗如何玩弄政治手腕的让·莫内也抛弃了他，转而支持戴高乐。就在此时，戴高乐派往国内的代表让·穆兰，成功地将国内的各种抵抗组织联合起来。5月15日，刚刚成立的全国抵抗委员会一致通过一项动议：要求在阿尔及尔从速成立以戴高乐为主席的法国临时政府，而任命吉罗为军事首脑，并宣称不论结果如何，戴高乐将军始终是法国抵抗运动的唯一领袖^⑪。国内抵抗组织的这一态度，给戴高乐以强有力的支持。17日，吉罗终于让步，邀请戴高乐前往阿尔及尔，以便与他共同组织一个中央权力机构。在阿尔及尔随后的两个月里，戴高乐高举统一和反维希的两杆大旗，顶住美国的不断压力，很快便击败了吉罗。他成功地解决了两大问题：第一，免去了维希高级官员的职务，如诺盖、佩鲁东等，成立了唯一的中央权力机关——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由戴高乐和吉罗共同担任主席。7月底，又决定由戴高乐单独主持并领导该委员会的工作，吉罗仅仅保留主席的名义和副署文件、法令的权力；第二是关于军队最高领导权问题，这一点双方分歧最大。吉罗依仗美国的支持和所提供的军援，要求拥有绝对军权，戴高乐坚持军队必须置于中央政权的领导之下。几经折冲，最后到7月底决定：吉罗担任法军总司令，戴高乐则主持军事委员会负责军事问题的领导。

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立，得到了法国国内外抵抗力量的普遍拥护和许多反法西斯国家的广泛支持。美国虽然对戴高乐的胜利和吉罗的失败极为不满，但在无可奈何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只得于8月26日勉强承认该组织是“权威的法国海外领地的管理者”^⑫。

戴高乐在阿尔及尔获得的成功，是他的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他冲破了美国设置的种种障碍，从而为夺取最后胜利铺平了道路。

随着美国对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颇有保留的承认，戴高乐战时对美政策便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这一时期正是美英最终确立并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时期，也是法国即将获得解放的时期。此时，戴高乐和美国统治集团矛盾的焦点集中在解放后的法国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问题上。要保证法国重新站立起来，就必须在法国国内建立一个不为外国所控制的、独立的、自主的中央政权。戴高乐经过坚决的斗争，彻底挫败了美国试图在法国实施军事占领，通过建立“盟国军政府”进行管制统治的阴谋。

戴高乐在把整个法国抵抗力量统一起来后，便积极为法国的解放进行着准备。首先，他采取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巩固和加强自己的政权。1943年10月3日，民族解放委员会颁布法令，宣布戴高乐为该委员会的唯一主席，从而结束了双头领导的非正常状况。11月3日，在阿尔及尔召开了有102名代表参加的咨询议会，其中包括60名抵抗运动的代表和12名法共代表。11月9日，民族解放委员会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组，其目的是为了容纳法国主要政党和抵抗运动的代表，同时也分散一下军事领导人的政治权力^⑬。这两项措施，既把法国反法西斯的各种政治力量团结到了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周围，又为解放后法国政权体系的建立打下了

基础。随后，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又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和指令，如废除维希法律，审判通敌分子，规定在解放过程中政权的组织和权力的执行等等。随着解放的日益迫近，戴高乐又于1944年4月4日解除了吉罗法军总司令的职务，从而完全控制了军权^⑨。其次，加强对法国国内抵抗力量的组织和领导。戴高乐认为，国内抵抗运动仅有政治上的统一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在军事上也统一起来，才能在解放国土时充分发挥作用。他通过不断向国内派驻“军事代表”的办法，逐渐加强了对各地区地下武装力量的统一领导，同时也增强了自己对国内抵抗运动的进一步控制。1944年3月，又将所有分属于各个抵抗团体的武装力量协调组织起来，统一成立为“法国内地军”。再次，为配合盟军解放法国进行军事民政问题的安排和部署。还在1943年9月，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就向盟国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指出：“盟国将来在法国登陆时，在登陆的军队与当局和居民之间必须确定合作的形式。”备忘录详细地提出了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同盟军合作的计划：地方当局将充分满足盟军在交通运输、公用事业方面的需要；在后方，法国政府将负责满足艾森豪威尔将军所提出的要求；为了保证联络，盟军每支大部队都将配备法国行政联络官。备忘录要求美英两国立即就此问题同法国进行讨论^⑩。1944年3月，戴高乐又进一步任命柯尼格和加塞将军分别为北方战场和地中海战场盟军总司令的助手。

此时，美国统治集团经过长期的酝酿和考虑，决定对解放后的法国实施军事占领政策。1944年3月15日，罗斯福在给艾森豪威尔关于盟军登陆欧陆作战的命令中规定：要“鼓励法国人民在民主的方式和条件下，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选择一个可能最终建立起来的法国政府”；盟军最高司令长官拥有最高权威，他可以“最终决定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在法国建立民政机构”；“不应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或任何组织机构为法国政府”，即使“在临时的基础上也不应允许”^⑪。十分明显，美国的根本意图就是要阻止戴高乐和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在解放后的法国掌握政权。根据对法国进行军事占领的考虑，美国抛出了一个所谓“被占领区盟国军政府（AMGOT）”计划，这种体制原定是用于德意日法西斯战败国的。根据该体制，“军政府”将掌握被占领国的一切行政、司法和财政大权。为了在经济上保证占领的顺利进行，华盛顿还印制了特别占领法郎。

在这关系到法国未来命运的关键性时刻，戴高乐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坚决反击美国的军事占领计划。4月4日，戴高乐在广播讲话中宣布：法国人民只能同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打交道，任何不以法国政府名义行事的当局一律无效。4月21日，他又在记者招待会上声明：盟军必须“在法国领土上完全尊重法国的主权”，“在法国除了法国行政机构外，法国人决不同意任何其它的行政机构……。”6月3日，为了造成法国已有能够行使全权的政府的事实，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正式更名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6月6日，他在拒绝盟国拟订的演讲稿和安排的广播时间后向法国人民发表讲话，他指出：“这是解放法国的战役，也是法国自己解放自己的战役。”他要求法国人民“必须严格遵守法国政府以及由它所任命的法国领导人的命令。”6月8日，临时政府向美英发出照会，指出“在法国发行货币的权力，从来就属于法国国家当局。也只有它才享有这个权力。没有取得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承认和同意而流通的钞票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对于这一事件所引起的……一切后果，共和国临时政府保留采取一切决定的权力。”^⑫6月10日，戴高乐对记者发表谈话，公开宣布在法国政府和盟国政府之间还没有任何民政协议，并决定原先培训的500名法国行政联络官不再跟随盟军部队，因为那样做无异是要“帮助对法国权力的篡夺”。6月14日，戴高乐前往解放了的诺曼底贝叶地区视察，在那里留下了3名官员以组成解放地区法国政权的核心。此外，还带去了大量的临时

政府货币，以使“盟国军政府”发行的货币无法流通。与此同时，戴高乐还反复同艾森豪威尔交涉，争取法国勒克莱尔部队参加解放巴黎的战役。他还精心布置法国内地军配合作战，以尽量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放国土。

当规模空前的诺曼底登陆作战正式打响之际，盟国与法国之间的民政事宜仍毫无眉目。出于军事需要，经丘吉尔和战地司令官的再三恳请，罗斯福感到有必要缓和一下氛围。6月6日，他正式通知丘吉尔：如果戴高乐愿意，他可在6月下旬或7月上旬到美国访问^⑧。戴高乐根据局势、在经过一段时间有意拖延后，于7月6至10日对华盛顿进行了他战时的首次访问。访问中，戴高乐同罗斯福共进行了三次会谈。罗斯福尽量避免谈及当前的棘手问题，他的目的只是让戴高乐理解美国的长远目标。他说，战后世界将由美苏英中四大国管理，法国将不承担这种责任，它将失去在海外的属地，有些法国领土将不得不作为在美国军事管制下的联合国家基地。对罗斯福关于法国作用的看法，戴高乐当然不能同意，但他知道自己无法影响罗斯福，仅仅申明了一下自己的看法。戴高乐此行，虽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法美之间存在的尖锐矛盾，但它毕竟为双方紧张的关系添洒了一点润滑剂。7月11日，戴高乐离开华盛顿的翌日，美国政府即发表声明：将同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这个“法国事实上的民政当局”就民政问题进行谈判^⑨。

尽管美国统治者竭力阻止戴高乐在法国掌权，但法国本身事态的发展，却彻底打破了他们原来的计划。随着盟军在法国本土的登陆和推进，几十万内地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行动起来，积极配合作战。他们到处打击德军，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全民族解放战争，抵抗力量依靠自己的力量就解放了近30个省的领土^⑩。在这场摧枯拉朽的斗争中，维希政权纷纷垮台，他们不管盟军愿不愿意，都主动把政权拱手交给抵抗运动的领导人。戴高乐受到了法国人民的普遍拥护。艾森豪威尔极其惊讶地发现：他已经无法按本国政府的指示办事，因为一个新的法国自己的行政机构竟不知不觉地“从他脚底下冒了出来”，任何不是以戴高乐名义建立的政权，都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更具决定意义的还是巴黎人民大起义。8月19日，饱尝德寇蹂躏、渴求解放的巴黎人民，勇敢地走上街头，经过几天浴血奋战，终于在8月24日靠自己的力量解放了首都。25日，戴高乐回到离开4年多的巴黎。次日，他冒着危险，在首都举行了盛大的检阅仪式。31日，临时政府从阿尔及尔迁回巴黎，9月9日进行了改组，以吸收国内抵抗运动的成员。12日，戴高乐宣布将尽快举行国民议会的选举。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获得了全国上下的一致拥护，法国人民沉浸在一片解放的胜利喜悦之中。这一情形正如著名历史学家米歇尔指出的那样：“阿尔及尔政府的权力就在万众欢腾声中在法国各地建立起来了，这是一次地地道道的公民投票。”^⑪

戴高乐临时政府在法国国内权威的建立，迫使罗斯福最后不得不面对事实。10月23日，美国政府与苏联、英国一道，正式宣布承认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至此，自1940年“六·一八”以来，戴高乐追求的统一、独立、战斗的法兰西的目标基本实现。



以上，我们对戴高乐战时对美政策作了阶段性的叙述和考察。十分明显，这一政策取得了较大的成功。那么，是哪些因素导致戴高乐获取胜利的呢？这里我们作一初步的分析。

第一，戴高乐所从事的民族统一、反法西斯、反外来干涉的斗争是一场正义的斗争，它必然得到法国人民的普遍拥护和支持。戴高乐是由一位职业军人成长为政治家的，他最初踏上反对投降、抵抗侵略的道路时，并无多少追随者。相反，在政党林立、派别众多的法国，不少人对他是持怀疑甚至蔑视的态度。但他所从事的事业恰恰代表了法兰西的前途和希望，

以至最后整个民族都不可阻挡地集合在他的旗帜之下。戴高乐“没有宪法，没有选民”，但4000万法兰西同胞却是不尽力量的源泉。就是在美国国内，戴高乐不仅受到了美国人民和舆论的有力支持，而且也得到了美国统治集团内部部分人士的一定理解和同情。第二，戴高乐过人的胆略、坚强的毅力、不屈不挠的性格以及他对事物本质的正确把握和恰当的斗争策略，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戴高乐在同美国统治集团的较量中，实力对比极度悬殊。但他不畏强权、不怕压力、敢于斗争、勇于斗争，在捍卫法兰西民族主权和利益时，宁折不弯。这种坚韧不屈的精神，常常迫使美国统治者在威胁不能奏效后，只得妥协。在美苏英三大国之间，戴高乐注意并善于利用他们的矛盾，来加强自己的地位。戴高乐目光远大，思维深刻。早在1942年，他就预见到反法西斯战争一定能取得胜利，他必须在战争期间使法国统一起来，重新恢复法国的地位。他敏锐地意识到：唯有在战争这一特殊环境下，方能赢得对手的较大让步。戴高乐在外交上同美国不断抗争的同时，亦积极致力于发展和统一法国的抵抗力量。他相信，只要把法国人民团结起来，美国的野心就不可能得逞。第三，英国、苏联和其它国家在不同时期、不同问题上所给予的有力支持，是戴高乐获致胜利的外在条件。诚然，战时法英之间也存在着各种尖锐矛盾，特别是丘吉尔迫于美国的压力，在某些时期和某些问题上追随美国而胁迫戴高乐。但是，总的说来，英国对戴高乐的支持是巨大的。在自由法国运动初期，英国从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都提供了巨大的援助。在后期，英国出于对战后欧洲均势的考虑，也经常为维护 and 争取法国的权益而说话。至于苏联和许多中小国家，其中特别是欧洲沦亡国家，则一直比较同情和支持戴高乐所从事的事业。

30多年后，尼克松在评价戴高乐时写道：“没有戴高乐，法国就可能经受不住二次大战中遭受失败的悲剧；没有戴高乐，法国也许就不能够从二次大战的浩劫中恢复过来。”^②确实，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是戴高乐政治生涯中最成功的阶段，而他此期的对美政策，则是其中最辉煌、最壮丽的一页。

注释：

①②③⑤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194、195、467—478、505—507页

④ 关于这一事件的最后解决，可参阅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册，第63页；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1卷第199—200页。

⑥ 勒内·德·尚布伦：《德国占领期间的法国1940—1944》第3卷，斯坦福1958年版，第1112页。

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2卷，第392—397、480—481、222—223、631—632页。

⑰ 参见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与冲突》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388—391页。

⑱ A·L·芬克：《夏尔·戴高乐：决定性的年代1943—44》，俄拉克荷马1959年版，第49页。

⑲ 罗伯特·墨菲：《勇士中的外交家》，纽约1964年版，第175页。

⑳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3—1944》第6卷，波士顿1945年版，第663—670页。

㉑ 伍德沃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对外政策》第3卷，伦敦1971年版，第1页。

㉒ 参见伍德沃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对外政策》第3卷，第24页。

㉓ 沃伦·F·金博尔：《丘吉尔与罗斯福通讯全集》第3卷，普林斯顿1984年版，第62—64页。

㉔②③ 金博尔：《丘吉尔与罗斯福通讯全集》第3卷，第166—167、238页。

㉕ 法国内地军在法国解放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艾森豪威尔估计其作用至少等于15个正规师。

㉖ 亨利·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68页。

㉗ 理查德·尼克松：《领导者》，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95页。

（本文责任编辑 吴友法）